

教育部次長：我雖然沒有正式親自聆聽過我們上淨下空法師的開示，但是在電視上我幾乎每天都是好像是他的徒弟。我每天大概打開101這個頻道，大概都會聆聽我們法師（大和尚）的一些開示，包括《弟子規》，包括我們比較有因果概念的《太上感應篇》，還有相關的，像《金剛經》、《楞嚴經》、還有淨土五經，還有《華嚴經》等等相關的一些經典。我很多相關的佛學的知識，事實上是從大和尚這邊學來的，真的非常感激。他很多的理念超乎我們一般的佛學，包括一些宗教的概念。我從他那邊了解到佛學不是一門宗教，而是它是超乎我們宇宙虛空各方面的一個教育等相關的學科，它可以薰陶我們的人生，開拓我們的視野。所以今天非常高興，吳部長能夠邀請到我們大和尚能夠前來跟我們開示，來跟我們演講，也就是《國學治要》對我們教育發展的一些重要性。是不是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上淨下空老和尚來跟我們開示，好，謝謝！

老法師：我們尊敬的次長，諸位大德，諸位朋友們，非常難得這次承蒙部長的邀請，能夠在這個地方給大家作一個簡單的報告，就是《國學治要》。這部書剛才我也提到了，因為看到《四庫》、看到《薈要》，就想到應該怎麼去入門，就想到這個問題。但是這部書我沒有見過，而是早幾年我曾經看過世界書局出版的有一部叫《諸子治要》。這個裡面下面註明了，它是《群書治要》最後的二十卷，所以我就知道有這麼一部書。唐太宗他所下令編輯的，《群書治要》，這是他治國的寶典。多少年嚮往，找不到這個書。偶然

在講經的時候，因為我們講經都是用遠程教學，就是網路是同步播出的，全球都能收到。另外還有衛星，衛星大概要遲一個月，因為字幕要打上去。我在網路上就提到這個問題，有這麼一部書。沒有想到一個月之後，就有聽眾他們找到了，發現了，找到兩套送給我。我想可能也就是這兩種，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印的，一次是用日本原文印出來的，也就是我們現在在世界書局印的。另外一套是排版，是《國學叢書》裡面的一種，商務印書館出的，跟《萬有文庫》的本子一樣大。我看到了非常歡喜。

過了一個多月的時候，又收到一部，就是《國學治要》，我沒有想到。他們說這部書很舊了，已經很老的了，九十多年前的，這個東西。但是還好的就是裡面的文字沒有缺，這部書，在我想可能也只有這一套了，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套。我很著急，就找世界書局，我們台灣世界書局，總經理閻初跟我很熟，我說你給我印一萬套，《群書治要》也是印一萬套。《群書治要》那個治是治國，《國學治要》這個治是治學，這個治學的觀念也是從唐太宗這個地方引發出來的，所以根源都是出於《群書治要》。

這個兩本書我得到之後，我覺得我們的國運應該要復興了，非常非常的難得！兩套書我都印了一萬套，台灣這邊送兩千套，在中國大陸，在其他的國家，在全世界都送。《國學治要》它是按經、史、子、集，是民國初年一些文學家他們在用心，也就是如何引導人怎樣去認識《四庫全書》，了解《四庫全書》，以及怎樣來學習利用這套叢書。所以它是《四庫》選出來的精華，一共是七冊，最後一冊是目錄。目錄非常重要，目錄也是專門一門學問，你懂得目錄，你才有下手之處。所以書編得非常完整。我們想到，部長跟我很熟，見過很多次面，我就把這個書送給部裡頭，請他分發各個學校。這是這部書的緣起。《群書治要》是唐太宗的，我剛才看到這

邊有一篇序，這序是我寫的，這是介紹《群書治要》。

過去在七十年代，英國湯恩比博士曾經說過，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一定要孔孟學說，中國的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他提出來，我們聽到了感觸非常之深，為什麼？許多中國人不知道，這外國人說出來。所以二〇〇五年、二〇〇六年我訪問倫敦，曾經在倫敦大學，劍橋跟倫敦大學，我就訪問他們的漢學系。跟漢學系的同學們交流，也等於上了兩個小時課，跟他們的教授交流。我就問他們，他們是專門研究漢學的，就是儒釋道三家，我看到了很感動，也非常佩服。我說湯恩比博士的話有沒有說錯？你們有沒有意見？同學們不敢回答，對著我笑。我說湯恩比說錯了？他也不回答我。最後我告訴大家，我說湯恩比博士的話沒有說錯，而是我們把它解讀錯了。

為什麼？他們所學的，儒學、佛學、道學，外國人，我們用中文字寫過去，外國人是從這邊念的。我說你們跟我學的不一樣，為什麼？我是從這邊念過去的，跟你們恰恰是相反的。從這邊念過去，是學儒、學佛、學道。我說如果是把它變成學術，儒學、道學、佛學，你們所學到的是知識，豐富的知識。可是從這一邊念過去，學佛、學儒、學道，不是知識，是智慧。智慧能解決問題，沒有後遺症，知識解決問題是侷限的，它有侷限性，而且它有後遺症。你看這反過來反過去，意思不一樣！差別在哪裡？你們今天的研究，都是讀中國書的，說起來你們都知道，中國古人治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你們做到這四樣。後頭有個篤行，如何把所學的落到我們實際生活，落在我們工作，落在處事待人接物，你們沒有講求這些，這叫篤行。如果沒有行，那就屬於知識。你能夠真正用在你日常生活當中，這是學問，這不是知識，是真實智慧，不一樣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這些年來提倡儒釋道的三個根？那真的是根，沒有根，你學不到東西。中國古時候，這個根什麼時候紮的？最好的這個教育是父母親在懷孕時候紮的根，叫胎教，你說中國人懂教育。實在不得已了，是小孩出生就開始教。他一出生，眼睛睜開他會看，耳朵他就會聽，他就已經在模仿，所以第一任的老師是母親。《弟子規》不是教小朋友念的、背的、講解的，不是，是父母把《弟子規》在家庭裡面做到，讓小孩去看，讓小孩去接觸。所以在嬰兒面前，大人一舉一動都要如理如法，為什麼？他在學。這個學的時候根深蒂固，從出生到三歲一千天，這個一千天叫扎根教育。這種教育全世界只有中國這一家，找不到第二家。所以，湯恩比說中國人最懂得教育，他能說出這句話不簡單，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確確實實在全世界，中國人真的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經驗、有教育的成果。

今天整個世界出了問題，地球出了問題，什麼原因？教育出了問題。近代的這些物理學家，量子物理學家，在最近三十年，根據他們的研究報告發現，中國儒釋道所講的全是真理，發現這個東西好，不是迷信。我們跟古人比，這個智慧無論怎麼樣比不上古人，什麼原因？古人心是定的，現在人心心浮氣躁，他心不定。不定你就不能開智慧，所以你學的東西再多，全是知識，可以說你知識很豐富，沒智慧。智慧跟知識我有非常深刻的感觸，因為我參加十幾次的聯合國的和平會議，與會的會友都是學者專家，都是博士學位，大學教授的身分，還有這些許多國家領導人，政府高級官員，都是這些人參加。今天這個世界，你看聯合國發起和平會議是七十年代開始，三十多年了，這個世界愈開愈亂。動亂的頻率年年上升，災難次次都向外擴大，甚至於到與會人員信心都沒有了，都懷疑這世界還會有和平嗎？

二〇〇五年，我第一次跟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見面，見面他第一個問題就問我，他說法師，你看這個世界還會有沒有和平？非常嚴肅！這就是什麼？我們對這個社會和平信心失掉了。當時我告訴他，我說你能把四樁事情做好，世界就能恢復和平。他說哪四樁？我說第一個，國家與國家和睦相處，平等對待；第二個，政黨與政黨；第三個，族群與族群；第四個，宗教與宗教。這四樣都能做到平等對待、和睦相處，世界就和平了。他聽了皺眉頭，很久說不出話來。我們沉默了五、六分鐘，我告訴他，我說難，的確是難，不是容易事情，但是從宗教下手就有辦法。畢竟在這個地球上，信仰宗教的人數超過不信仰宗教的。

你看擁有信徒最多的是基督教這個派系，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這是一家人，他們所依據的經典就是《新舊約》，猶太是《舊約》，基督教是《新約》，天主教是《新舊約》統統學。這是曾經歐洲人問過我，問我對他們三教怎麼個看法。我說我有個比喻，猶太教是皇上那一派的，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的，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的。他們都點頭，你這比喻很恰當！我說他們是一家人，他們擁有的信徒超過二十億，在全世界超過二十億。伊斯蘭教，他告訴我大約有十五億，佛教大概總有六、七億的樣子，在全世界。這加起來就超過全世界人口的半數。我說宗教要能夠團結，宗教要能夠互相學習，肯定影響政治，影響政黨，影響族群。馬哈迪這個話聽懂了。我說你雖然從政治上退下來，你是國際伊斯蘭的領袖，伊斯蘭教的領袖，搞宗教團結、搞世界和平，比你做首相更有意義，更偉大的事業。這他很認真在努力，我們也變成好朋友了。

所以宗教，我們要肯定宗教是教育。依照中國文字來講解，大家都歡喜，我接觸宗教很多，十多個宗教，跟他們往來。我說中國這個宗的意思，有三個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是教育

、教學、教化。連起來宗教是什麼意思？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學，尊崇的教化。我這一解釋，幾乎每個宗教都贊成，這個意思好！不知道是什麼人把它用中文翻譯，翻成中國這個意思，這意思好。但是佛教它本身稱宗教，它的宗跟我們宗教意思解釋不一樣。它稱宗是禪宗，這是宗門，禪宗以外，佛教是有十個宗派，在中國，其他九個宗派都叫教下。所以宗門、教下，簡單稱宗教，是這個意思。

這是因為教學的方式不一樣。禪宗不用教科書，先讓你放下，把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教你開悟，悟了之後再研究經典。它走這個路子，所以稱宗門。這種要上上根人，一般人做不到，所以是天才兒童班。普通班的，那就是小學、中學、大學慢慢向上去，這是教下，教下才是這樣的。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給我們表演的是一般知識分子。他三十歲開悟，開悟之後就開始教學，七十九歲過世，教學四十九年。所以我們看釋迦牟尼佛一生的行誼，我們可以說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會教育家。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跟我們中國道家講的不一樣，他是人，是個教育家。他的身分是一個多元文化義務教育的工作者，他不收學費，有教無類，來者不拒，去者不留，他是這樣一個方式。一生沒有建道場，也沒有建學校，完全是中國私人教學的方式。居無定所，樹下一宿，日中一食。他的講堂，大家是坐在草地上，聽眾就在下面，他就開始教，接受大眾提問，他來給你解答。所以，了解他是這樣的一個人。現在把他變成宗教，真冤枉！

中國過去漢明帝，這是第一個正式是以帝王身分把佛教迎請到中國來，那是教育，那不是宗教。當年這種佛教的教育，以後把道教的教育，這是直接歸皇上管的。儒家教育，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作為治國的一種重要教育理念，就是孔孟的學術，這是交

給宰相去管。那時候就有教育部，教育部就是禮部，禮部尚書就是教育部長，禮部侍郎就是次長。這兩個就分開了。人民對皇上敬仰，皇上他主導的教育就超過了儒家教育，所以中國遍地都有寺廟，都有這些法師講經教學，那時候真的是教化眾生。

中國佛教變成了宗教，開端應該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我們從很客觀的角度看，她沒有智慧，她教育程度並不很高，沒有這種深遠的認知。你看她主政的時候自稱為老佛爺，那就把佛菩薩，佛菩薩是老師，中國歷代、清朝歷代的帝王都是三寶弟子，都是以儒釋道為師，自稱為弟子。只有她最尊崇，她稱老佛爺，她說那些佛菩薩都在她之下，都在她兩邊。這麼一來就上行下效，於是社會對於這個老師，師道就慢慢降溫了，對於老師這種尊重敬仰就慢慢疏忽了。滿清亡國之後到民國，民國一直都是戰亂，社會不安，西洋文化進入到中國，甚至於有人提倡完全西化，全盤西化，這個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打擊很重。所以，學習的人、講解的人愈來愈少，到近代這個五十年幾乎看不到了。我們是沾了一點點邊緣。

我到台灣的時候二十三歲，民國三十八年。那個時候，我們也是接受學校的思想，對於宗教認為它是迷信。這個觀念很深，沒有意願去接觸，碰都不碰它。我二十六歲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機緣也非常難得，我跟他不認識，聽說他是安徽桐城人，我是廬江，隔壁的鄰居。我寫一封信給他，有一篇文章寄給他看。一個星期，他回我的信，要我到他家裡見面。見面之後，他問我的學歷，我說我初中畢業，高中念了半年，就又逃難逃到台灣來了。跟孫立人部隊到台灣，孫立人也是同鄉，但是不認識，到這邊來。很想讀書，沒有機會，希望能夠到台灣大學旁聽他的課程。

他問我，你有沒有騙我？我說我不敢騙老師。他就告訴我，六十年前，整整六十年，他說現在的學校，先生不像先生，學生不像

學生，你要到學校來聽課，你會大失所望。我聽到這個話，老師這是一口拒絕了，心裡很難過，態度當然很沮喪。老師大概靜默了五、六分鐘，告訴我，他說這樣好了，你從下個星期天起，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我的課是在他家裡，小客廳、小圓桌，我們一對一教的。這個想不到！憑什麼？十多年之後我才想到，大概就是那一點尊師重道的心。我寫給他的信是工楷，寫給他的文章也是一筆不苟，工楷給他的，大概像這樣的學生不多。所以，我想他是愛護我，怕我到學校接觸到同學，接觸到很多教授，思想搞亂了。我是一張白紙，一點染污都沒有，所以他很愛惜。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講的師承，我沾到這麼一點點邊緣。

他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沒有書本，他說我聽，每個星期兩個小時。最後一個單元講到「佛經哲學」，我說佛教是迷信，而且我們一般人所謂的，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就是低級宗教，高級宗教只有一個真神。這佛教什麼都拜，我說它哪裡有什麼哲學？他說你年輕，你不懂。告訴我，他說「釋迦牟尼」，他沒有稱佛，他說釋迦牟尼，「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這沒有聽說過！「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這幾句話把我從前的錯誤觀念整個扭轉過來，不知道這是一門大學問。他又告訴我，他說今天的佛經哲學不在寺院。這句話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到寺院看了跟他講的不一樣，會對老師產生懷疑。他說不在寺院，我說在哪裡？在經典。要我直接從經典上去下手。他告訴我，古時候出家人都是有道德、有學問，真的是佛經上所謂的大善知識。他說現代出家人他不學了，經典在，他不學，他只會念，他不懂意思，他不能講解。所以這個指導，指導得是非常高明，我聽了之後，依教奉行。我的好處就是聽老師的話。

聽老師的話，是小時候學的，也是生的這個地方不錯，桐城派



的發源地，是安徽的桐城、舒城、廬江這三個縣，是它的發源地。所以讀書的風氣很盛，農村小孩以前都上私塾念書。我也在私塾念過一年，應該是七歲的時候。進私塾，父親帶著我去拜老師。私塾，學生大概有三、四十個人，從六、七歲到十二、三歲，一個教室，一個老師教，每個人學的東西都不一樣。我父親帶我去，進到祠堂，私塾是在祠堂，因為祠堂的祭祀只有春秋兩次，平常是空著的，都用來辦學。禮堂裡面供的是孔子的牌位，那個時候沒有畫像，「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我們記得很清楚，牌位很大。進去那一邊，老師站在孔子牌位旁邊，同學是兩邊站，我父親帶著我來上學。先向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禮，拜完之後，請老師上座，我父親帶著我向老師行三跪九叩首的禮。尊師重道是這樣教會的，不是講的，父親跟老師表演給我們看，我們就學會了。父親對老師三跪九叩首，然後貢獻禮物，束脩，送點禮物，我們小孩見老師能不聽話嗎？不可能！這樣學來的。

所以，孝順父母是老師教學生的，尊師重道是父母教兒女的，兩方面才把一個人教好，現在這個教育沒有了。現在教育是，教育真的成問題，所以社會變成這個樣子。你看中國人對老師多尊重！佛法是師道，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沒有孝道，師道就沒有了。所以，父母對兒女，不好意思，說不出口，「你是我兒女，你要對我孝順」，說不出口，要老師教，要第三者教。老師也不能說，「我是你的老師，你是我的學生，你要尊師重道」，也說不出口，得父母教。這樣才能把人教會。孝親尊師，在佛法講，是世出世間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如果孝親尊師沒有了，這個社會就有問題。所以今天社會演變得這樣，什麼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把孝跟敬失掉了。

中國教育的起源，我相信不止五千年，中國人號稱五千年文化

，那是什麼？有文字。但是，沒有文字不能說它沒有文化。我跟印度婆羅門教也有往來，我們也是好朋友。他告訴我，婆羅門教的歷史至少有一萬三千年。我有理由相信，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不會輸給它，至少也有一萬三千年。老祖宗留下這個東西，它稱性的，它是真理，永恆不變。中國東西的根，就是四科，世代相傳，我相信決定不會傳錯。五倫、五常、四維、八德，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四個支柱。五倫二十個字，「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二十個字一代傳一代能傳錯嗎？我相信傳十萬年也不會傳錯。

信而好古，所以他是集大成者。這句話意思，他自己沒有創造、沒有發明，他所學的、所修的、所教的、所傳的都是古聖先賢的東西，沒有自己的。他對古聖先賢信，好古是喜歡，所以他把它用文字寫出來，流傳給後世，這叫集大成。《論語》裡面許許多多東西都是古人所說的。這是尊重古人，就是孝親尊師，這是個好的德行。現在的西方人問題嚴重，西方崇尚科學，科學頭一個懷疑，這一懷疑，聖學只要有懷疑就完全失掉了。孔子來教你，你得不到利益，佛菩薩來教你，你也得不到好處。為什麼？你懷疑，懷疑就全盤都破壞了，這個問題很嚴重。所以佛家講的，人的大病五種，貪瞋痴慢疑。這五種心理，應對在我們的內臟，就是心肝脾肺腎，應對是會長病。應對在我們居住的環境，在佛經上講的，貪婪所感的是水災，海水上升，江河氾濫，海嘯，這種可怕的災難，不是自然災害，是我們不善的心感應得的。瞋恚感應的是火災，火山爆發，現在地球溫度上升，感應這個事情；愚痴，感應的是風災；傲慢，感應的是地震；懷疑，麻煩就更大了，山崩，地陷下去，大地鬆散，不那麼堅固了。你說這個麻煩多大，這是佛在經上講的。沒有自然災害，自然永遠是美好的，我們如果能夠隨順自然，能夠愛大自

然，不去破壞大自然，這個地區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這些道理現在科學家認為是迷信，科學完全研究是物理，物理研究的差不多了，物理不能夠解決物理的問題。所以現在，最近的三十年，所謂新興的前衛科學家，他們研究心理，心理能夠改變物理。這是最近的科學家提出這些報告，有很多證據，所以方向慢慢在轉。我看的東西比較少，平常不涉獵這些東西，都是同學們看到這個東西送來資料，傳來給我看看。德國普朗克，這是愛因斯坦的老師，他一生研究原子，晚年研究量子力學。他說根據他的研究，他專門研究物質，物質到底是什麼？研究到最後，他發現了。他說根據他的研究，世界上根本沒有物質這樣東西。物質現象是什麼？是意念累積的幻相，這個說法跟佛經上講的完全一樣。物質從哪來的？是從意念變現出來的；意念從哪來？意念從波動現象出來的，一念不覺那是個波動。這個波動現象從哪裡出來？那就是本體，哲學的本體，本體一直到今天沒有定論。佛家有，佛家稱它為本性，稱它為自性、法性，這都是講到本體。這個東西是不生不滅，所有一切法都是從它變現出來的。為什麼會變現？就是一念波動，這一念波動沒有原因，「當處出生，當處滅盡」，這個現象被科學家發現了。

佛在經典裡面說，一般世間人，最聰明的人，他可以看到宇宙的邊緣，叫宏觀宇宙，能夠看到宇宙邊緣。能夠看到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是今天講的量子力學，宇宙的源起，能看到這個，但是看不到本體。為什麼？本體沒有現象。科學跟哲學，就是我們用心去想，我們用感官眼耳鼻舌身去接觸，感官，都必須要有現象，物質現象、精神現象、自然現象都能探測得到。但是本體，就是講的自性，中國人講心性，心性不是物質現象，也不是精神現象，也不是自然現象，你就沒法子了，你就沒辦法探測到。要怎樣才能找到它

？佛說「唯證方知」，你證得佛的果位你就知道了，怎麼個證法？放下就是。科學家沒有放下他的思惟，沒有放下他的想像，他的臨界點就是這裡，他沒辦法越過。如果他能夠把起心動念、分別執著放下，他就見到了，那就叫成佛，你就見到宇宙的本體，你就見到了。所以，現在我看到他們的報告愈來愈近，幾乎跟佛講的是完全相同，就差這一著，他要能放下，他就成佛了。

所以佛、菩薩、阿羅漢，在佛教裡是學位的名稱。你看《華嚴經》上說「一切眾生本來是佛」，就是說你每個人、每個眾生，你都應該拿到這個學位，這是你本有的，不是從外頭來的。佛教第一個學位是阿羅漢，好比學士；第二個學位是菩薩，好比碩士；佛陀是最高的學位，這是博士。三個學位的名稱。所以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三個學位。他有標準，比如拿到學士學位，要怎樣才拿到的？《華嚴經》上告訴我們，放下執著，我們對於世間所有一切法不再執著，你就拿到了。拿到是什麼？清淨心，你的清淨心是自性，現前了。因為有執著，心不清淨，清淨心拿到的時候，智慧就開了。第二個學位，菩薩這個學位，是不分別，比執著要深一層，不但不執著，分別的念頭都不起，這是菩薩。第三個，最高的學位，是不起心不動念，眼見色、耳聽聲清清楚楚，沒有起心動念。沒有起心動念像什麼樣子？古人有個比喻，像鏡子，你看看鏡子照東西不是照得很清楚嗎？它有沒起心動念？它沒有。我用心如鏡。六根，我看東西、聽東西，心裡面不動心，不起心不動念，那就叫佛陀，那是最高的學位。所以，三個都是放下。三個一起放下，那就是成佛了；三個放下兩個是菩薩；放下一個是阿羅漢；要是沒有放下，那就是搞佛學，不是學佛。這個我們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

方老師七十九歲過世，非常可惜！他如果能夠再多活十年，對台灣佛教有好大影響。因為他教我的時候，教我時候應該他大概四

十多歲五十歲的時候，那樣的年齡，他七十九歲過世的。那個時候他還是偏重在哲學上，他告訴我，佛經裡頭有百分之八十是迷信，百分之二十是高等哲學。他說我們學這兩樣，那個不學。到最後，晚年他發現了，以為是迷信那個東西原來是最高的東西，最精彩的東西。我們認為是最高的東西，那是入門，後頭登堂入室，他逐漸才發現。正入到這個境界他走了，這多可惜。現在能夠用科學來解釋佛學，大家都相信了，我們的信心更懇切，更真實，得的利益就更大了，真肯放下！為什麼不肯放下？沒搞清楚。所以佛法，章嘉大師告訴我，他說用哲學的話說，佛法是知難行易，凡夫成佛很容易，放下就是。但是你為什麼不肯放下，你不了解事實真相，事實真相了解了，你怎麼會不放下？所以這個一定要懂。

中國四科，你看五倫，教育，中國教育從哪裡開始的？從父子有親，所以中國的教育是親愛的教育。父子這個親愛是天性，沒有人教的。特別容易看到的，三、四個月嬰兒。我是有一年也是在日本參加聯合國的會議，在岡山召開的，日本那邊的一些同修他們陪同我，有十幾個人。有個年輕的媽媽，推了個小兒子四個月。我突然在路上想起來，我說停下來，大家來觀察。你看那個小孩雖然不會說話，你看他的表情，他對他的父母的愛，你看父母對他的小孩的愛，這就是父子有親，深深在這裡我們去體會它。中國的教育，第一個目標，如何把這種親愛保持一生不變質，這是教育頭一個目標。第二個目標，是把這種親愛發揚光大，讓他愛他的兄弟姐妹，愛他的叔叔、伯叔，愛他的祖父母，愛他的家族；再擴大，愛他的鄰里鄉黨，愛民族、愛國家、愛人類。《弟子規》裡面說「凡是人，皆須愛」，愛的教育，他重視這一點！人愛人，他就不會害人，這是我們不能夠不知道的。

道德，道德的根就是五常，基本的德行，仁義禮智信。仁者愛

人，推己及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別人，利人就是利自己，愛人才真正愛自己。所以現在問題是什麼？人不知道自愛，這個問題太嚴重了。我們走了這麼多國家地區，人不懂得自愛，都是自利，不知道自愛。我參加聯合國這些活動，是在澳洲，移民到澳洲去，是澳洲移民部長找我的，他希望我到澳洲去。因為他知道我在新加坡住了將近四年，把新加坡的九個宗教團結起來，變成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樣，他非常歡喜。因為這個移民部長他也是澳洲多元文化部長，一個人兼兩個部長，希望我到澳洲幫助他團結宗教、團結族群，我是這樣到澳洲去的。所以，給我的簽證是特別的簽證，我也不知道怎麼特別法，不過是很受禮遇、很受優待。

到澳洲去之後，澳洲政府很聰明，把這兩樁事情都交給大學去辦，去執行。學校是中立的，不偏於哪一個宗教，也不偏於哪一個族群，這個非常高明。所以跟學校就產生關係了。校長九一一事件之後，澳洲昆士蘭大學有個和平學院，這個我們很少聽到的，從來沒有聽說學校有和平學院。聽他們的報告才知道，全世界只有八個大學有和平學院，它有學位。這些學生畢業出來，多半在聯合國服務，做國際調停工作。這個事件發生之後，學院的老師們就重新考慮，不能用以前的方法。以前應付這些衝突都是用報復，用一種控制的方法，報復的方法、懲罰的方法。現在變成一種恐怖戰爭，這個就提高警惕了，想真正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

所以校長找到我，邀請我給和平學院的教授舉行一次座談會，我聽他們的報告。聽完之後，他們要我提供意見，我就說這樁事情像大夫治病，你先得把病源找到，然後才能對症下藥。我說衝突，你們看到的是雙方兩個國家、兩個族群，而實際上不是，真正衝突的原因是在家庭。他們從來沒想到。為什麼？那是根。譬如說家庭，現在你們想一想，這個世界上離婚的有多少？夫妻離婚，家庭破

碎，家庭不和諧了，導致父子不和、兄弟不和。他走到社會，他跟誰能和睦？他對這個沒信心，對家庭沒信心，他對誰能產生信心？這太嚴重的問題，他們沒想到。我說還有更深的，他說更深的？他聽的都呆了，更深的是什麼？我說更深的是你自己跟自己的衝突。翻都不好翻，我們中國人講，你本性跟習性的衝突，這外國人不懂。所以我只有舉例子，我說譬如有利在面前，你想自利還是利他？大家都說當然我是自利。我說你自利，他也自利，他也自利，那不衝突發生了嗎？這不是化解衝突，這是促成衝突。

坐在我對面的是個美國教授，我看他的身分地位很高，因為他跟院長坐在一起。我當時就向他請教，我說美國的教育是不是從幼兒園開始就教競爭？他說是的。我說一直到博士班都教競爭。沒錯。我說你知道競爭升級是什麼？他沒想到。競爭升級是鬥爭，鬥爭再升級就是戰爭，現在戰爭是核武、生化，毀滅地球。我說這個教育是死路一條，怎麼可以這樣教法？我說東方，在中國、在古印度，從小教什麼？教小朋友忍讓。忍讓再提升是謙讓，再提升是禮讓，這多美的一個社會，多好！我跟他們講了這套之後，他們聞所未聞，心裡非常高興。第二個星期又邀我，學校把聘書準備好了，請我做他們學校的教授，送我學位。我說我不要這個，要這個沒用處。他說不行。那時候兩個學校，格里菲斯大學團結宗教的，兩個校長跟我都很好。他說你一定要。我說為什麼？他說你可以代表我們學校、代表澳洲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活動，你確實能夠幫助他們。我就接受了。所以就是成為兩個學校教授，用這個身分，他說聯合國邀請，不邀請和尚，是這麼一個原因我才接受。

接受之後，十年當中參加十多次這個會議，而且是參加兩次協辦，跟教科文組織協辦，參加一次主辦。我們把中國東西介紹給大家，大家歡喜，聞所未聞。但是今天講科學，沒有證據不行！所以

會後，碰到我：法師，你講得很好，這是理想，它不能落實！逼著我在湯池做這個實驗，實驗成功了，意外的成功。我們原先想這個實驗總得二、三年才有成就，沒有想到三個月，人心全都轉變過來了。證明了老祖宗講的人性本善，《三字經》上講「人之初，性本善」，證明了人是很好教的。所以，我最後一次在聯合國參加是主辦，主辦我就有權了，我要求我們湯池的報告八個小時。蔡老師擔任四個小時，另外兩個老師，一個老師兩個小時，八個小時報告，三天展覽。會後，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大使代表都想去看，去參觀、去考察，真的，不是假的。這樁事情做成功了，他們相信中國這些東西確實有效，能在現在這個社會管用，不是不管用，湯恩比的話是真的，不是假的。

歐洲漢學家麥大維教授，這是劍橋大學的，他親自到湯池住了四天。回國的時候在香港找我，我們談了六個小時，兩天，一天三個小時。他邀請我到倫敦，希望我去辦一個學院，這個學院是屬於劍橋大學的。我很感謝他，我說我不能去。他說什麼原因？我說你們學校的制度框架加給我，我沒法子教學。他說你用什麼方法教學？我說我沒有方法，老祖宗有方法。他是漢學家，聽到老祖宗耳朵就豎起來了，老祖宗有什麼方法？我說《三字經》，念過吧！他會背，四書他都會背，這個教授不得了，今年差不多快七十歲了。我說《三字經》上前八句，是我們老祖宗留下來教育最高指導原則。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這八句是千年萬世永遠不能變更，你只依照這個去做，你教育肯定辦成功。

現在時間到了，好像我們還有半個小時的聚會在後面，有時間我跟諸位來做個簡單的解釋。中國這套東西，湯恩比說的話千真萬確，不但可以救國家，它能救全世界。所以，我們現在也儘量把它



在世界上推展，團結宗教，把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群書治要》、《國學治要》就是工具，有這兩樣東西，我們就有起點了。所以《國學治要》非常重要。《群書治要》幫助治國平天下，《國學治要》是對中國的學術，治學的一個最好的一套，也是集大成的，近代學者集大成的。看到這部書之後，會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熱愛老祖宗的東西。今天我就報告到此地，謝謝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謝老法師給我們帶來如此深入淺出的演講。請次長代表致贈紀念品。

教育部次長：謝謝！不曉得可不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剛才大和尚談到就是敬師孝親很重要，像《地藏菩薩本願經》談了大概都是孝道的問題，《太上感應篇》談到一些因果概念。可是當我們在跟人家一般人在介紹相關的課題的時候，很多人，特別是科學界人，沒有親自看到他不一定會相信。請問菩薩，要怎麼樣說服他們會比較方便，謝謝！

老法師：我就是碰到這麼一個問題，你說聯合國的會友，真是很佩服他，確實有慈悲心、有仁愛心，找不到方法。他們所相信的，就是你一定拿東西給他看，科學拿證據。所以，我就費了二、三年的時間，到處想找個地方來做實驗點，在外國找不到，沒有辦法找到。回到家鄉，我七十年沒有回去，回到家鄉，給家鄉父老談到我最近這十年的活動。他們都很感動，他說你回家來做，我們大家都支持你。當時這個地方的領導，這些書記、這些縣市長都很歡喜，回來做，回來做，就這樣子做成功了。做成功，那個時候我們以為總得二、三年才能看到效果，沒想到不到四個月，人的良心喚出來了。這個是太難得，我們作夢都不敢想到。所以我跟老師說，我們要謙虛，不能夠邀功，這不是我們功勞，這是我們祖宗之德，三寶加持，我們僥倖，才把它做成功。

做成功之後，我就想到怎樣到聯合國做報告，聯合國也不是隨隨便便我們就能去的。沒想到兩個月之後，聯合國來找我。我就奇怪了，找我還是主辦這次活動，不是協辦，是主辦。這個活動就是紀念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五十周年，主題是「佛教徒對人類的貢獻」。你說這麼一個題目，從來沒有過的，我說這是佛菩薩加持的。所以我就派三個人到巴黎去打聽，真的還是假的？是真的，他邀請了泰國。我就明白了，泰國大使推薦邀我做主辦單位，聯合國同意了，是這麼一回事情。我第一次參加聯合國的活動在曼谷，就跟曼谷皇家結了緣，那時候太子正好替出家人建一個醫院，我幫助他搞成功了。那個時候差瓦立將軍是他們的副總理，三軍總司令，夫妻兩個做籌辦、籌備這個事情，建這個醫院給出家人用的。我看他的夫人都在台上唱歌勸募，我就問他，你這個醫院要多少錢？他說預計二百五十萬美金。我說你現在有多少？他說五十萬。我說好，我送他二百萬。這個醫院就蓋起來了，現在這個醫院用我的名字，糟糕！結了這個緣。所以說他們邀請我，我說那沒有問題，就參加這個活動。

今天一定要做實驗點，為什麼我要好像台灣要做實驗，這個實驗等做成了，世界聞名，全世界人來看，看到他就相信了，他就學著去做。下個月梵蒂岡，我本來不想去，一想，梵蒂岡那個地方不錯，讓天主教建立在地球上的天主的天堂。把他的精神文化落實在那個地方，做成功了，那是宗教的典範。會引起每個宗教他都要做一個實驗點，做一個他們的聖城，這對於整個世界安定和平有很大的幫助。所以這次我會給他談這個問題。

教育部次長：好，謝謝！法師他目前是在屏東縣的潮州鎮，他在那邊要做一個類似湯池，大陸的湯池鎮，它本身一個區域，達到大同世界的一個理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每一個人謙恭有禮的

大同世界。目前已經開始動土了，希望大家有機會，完工的話我們就可以去，我們去來學習。

老法師：：三重陳老師她們也在做。

教育部次長：三重陳老師，好，那應該是不是請陳老師、陳執行長，總裁有機會的話把這個相關的消息多宣導一下，讓我們全台灣的人都知道，好不好？執行長有要補充的地方嗎？好！謝謝。我現在就代表部長來贈送一個感謝的東西。非常感謝和尚在百忙當中能夠前來跟我們指導、開示，我們能更了解敬師跟孝親的重要性。好，謝謝。